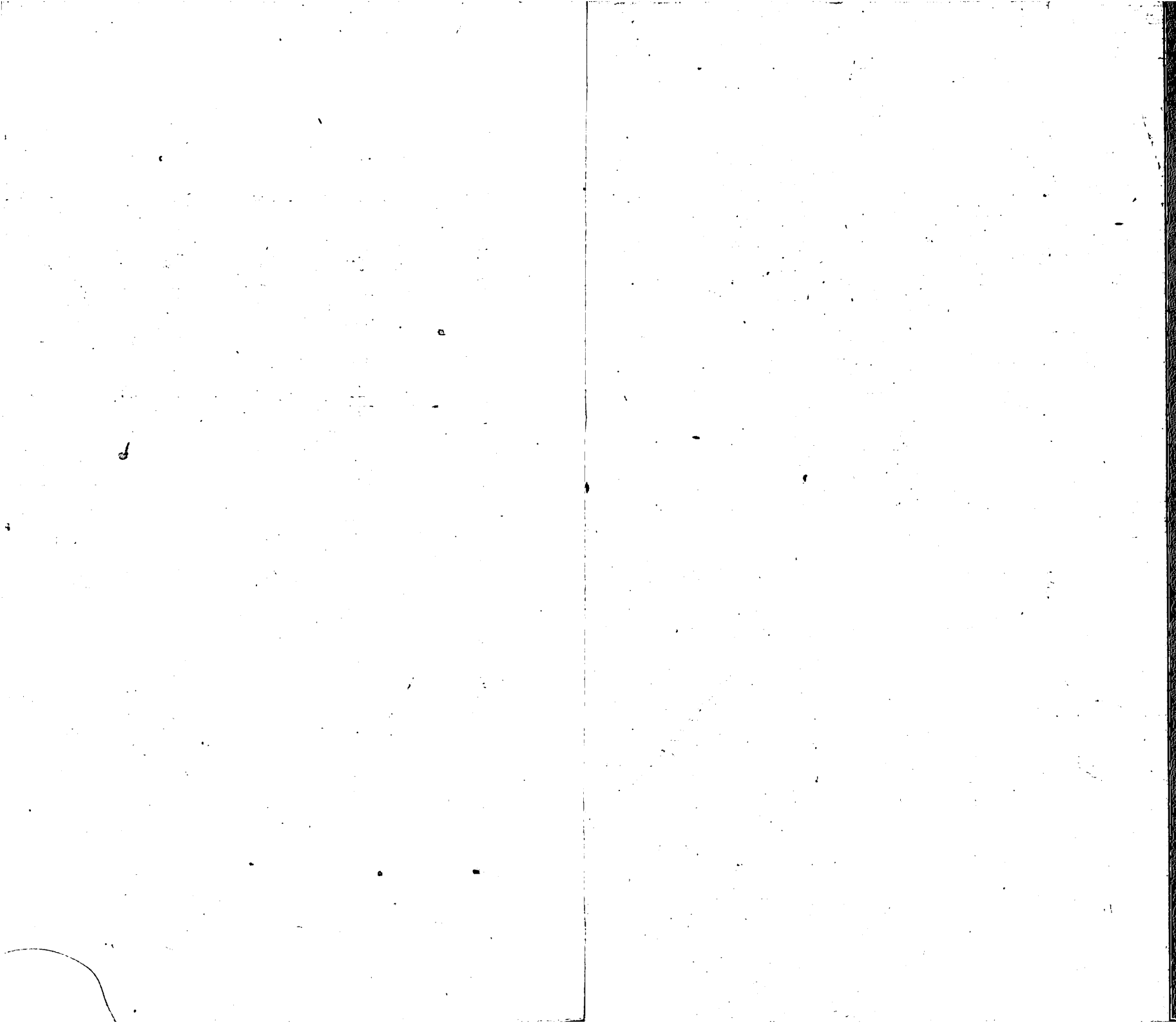


| |
|-----|
| 928 |
| 7 |
| 9 |

象山先生全集

九





象山先生語錄三十五卷

語錄

曆家所謂朔虛氣盈者蓋以三十日爲準朔虛者自
前合朔至後合朔不滿三十日其不滿之分曰朔虛
氣盈者一節一氣共三十日有餘分爲中分中即氣
也

堯典所載惟命羲和一事蓋人君代天理物不敢不
重後世乃委之星翁曆官至於推步迎策又各執已
見以爲定法其他未暇舉如唐一行所造大衍曆亦
可取疑若可以久用無差然未十年而已變是知不



可不明其理也夫天左旋日月星緯右轉日夜不止
豈可執一故漢唐之曆屢變本朝二百餘年曆亦十
二三變聖人作易於革卦言治曆明時觀革之義其
不可執一明矣

四岳舉鯀九載績用弗成而遜位之咨首及四岳堯
不以舉鯀之非而疑其黨姦也比之後世罪舉主之
義甚異

後生看經書須着看注疏及先儒解釋不然執已見
議論恐入自是之域便輕視古人至漢唐間名臣議
論反之吾心有甚悖道處亦須自家有徵諸庶民而

不謬底道理然後別白言之

尚書一部只是說德而知德者實難

遜志小心是兩般

讀書固不可不曉文義然只以曉文義爲是只是兒
童之學須看意旨所在

孝經十八章孔子於曾子踐履實地中說出來非虛
言也

惟天下之至一爲能處天下之至變惟天下之至安
爲能處天下之至危

大禹謨一篇要領只在克艱兩字上

學者須是有志讀書只理會文義便是無志

善學者如關津不可胡亂放人過

聖人教人只是就人日用處開端如孟子言徐行後長可爲堯舜不成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怎生做得堯舜樣事須是就上面着工夫聖人所謂吾無隱乎爾誰能出不由戶直截是如此

士不可不弘毅譬如一箇擔子盡力擔去前面不柰何却住無怪今自不近前却說道擔不起豈有此理故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讀書之法須是平平淡淡去看子細玩味不可草草

所謂優而柔之厭而飲之自然有渙然水釋怡然理順底道理

處家遇事須着去做若是褪頭便不是子弟之職已缺何以謂學

燕昭王之於樂毅漢高帝之於蕭何蜀先主之於孔明符秦之於王猛相知之深相信之篤這般處所不可不理會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燕昭之封樂毅漢高之械繫蕭何當大利害處未免搖動此心但有深淺

人品之說直截是有只如臯陶九德便有數等就中

即一德論之如剛而塞者便自有幾般

古今人物同處直截是同異處直截是異然論異處極多同處却約作德便心逸日休作偽便心勞日拙作善便降之百祥作不善便降之百殃孟子言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同處甚約

人莫先於自知不在大綱上須是細膩求

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已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已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主於道則欲消而藝亦可進主於藝則欲熾而道亡

藝亦不進

仁自夫子發之

不可自暴自棄自屈

志小不可以語大人

千古聖賢只是辦一件事無兩件事

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宜自考察

退步思量不要驚外

共工方鳩僝功與如川之方至此方字不可作且字

看

堯之知共工丹朱不是於形迹間見之直是見他心

術

呂正字館職策直是失了眼目只是術然孟子亦激作却不離正道

楊子雲好論中實不知中

大雅是綱小雅是目尚書綱目皆具

觀書到文侯之命道已湮沒春秋所以作

有所忿懣則不足以服人有所恐懼則不足以並

志道據德依仁學者之大端

須是信得及乃可

王文中中說與楊子雲相若雖有不同其歸一也

道在天下加之不可損之不可取之不可舍之不可要人自理會

大綱提掇來細細理會去如魚龍遊於江海之中沛然無礙

據要會以觀方來

觀春秋易詩書經聖人手則知編論語者亦有病

中庸言鬼神之爲德也其盛矣乎夫子發明判然甚

白

俗諺云心堅石穿既是一箇人如何不打疊教靈利

○今學者譬如行路偶然撞着一好處便且止覺時

已不如前人所以乍出乍入乍明乍昏

學者不自着實理會只管看人口頭言語所以不能
進且如做一文字湏是反覆窮究去不得又換思量
皆要窮到窮處項項分明他日或問人或聽人言或
觀一物自有觸長底道理

失了頭緒不是助長便是忘了所以做主不得

記言后稷其辭恭其欲儉只是說末論語言伯夷叔
齊求仁得仁泰伯三以天下讓殷有三仁却從血脉
上說來

利害毀譽稱譏苦樂能動搖人釋氏謂之八風

七重鐵城私心也私心所隔雖思非正小兒亦有私
思

心官不可曠職

太陽當天太陰五緯猶自放光芒不得那有魑魅魍
魎來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小德即大德大德即小德發強
剛毅齊莊中正皆川流也敦厚化變化

皇極之君歛時五福錫厥庶民福如何錫得只是此
理充塞乎宇宙

溺於俗見則聽正言不入

知道則末即是本枝即是葉又曰有根則自有枝葉
○上達下達即是喻義喻利○人情物理上做工夫
老子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辯便有進

須是下及物工夫則隨大隨小有濟

天下若無着實師友不是各執己見便是恣情縱欲
○三篇之詩有出於婦人女子而後世老師宿儒且
不能注解得分明豈其智有所不若只爲當時道行
道明

韓退之言軻死不得其傳固不敢誣後世無賢者然

直是至伊洛諸公得千載不傳之學但草創未爲光
明到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幹當甚事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
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
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既分爲二乃掛其一于前掛
別也非置之指間也既別其一却以四揲之餘者謂
之奇然後歸之扚扚指間也故一揲之餘不四則八
再揲三揲之餘亦不四則八四奇也八偶也故三揲
而皆奇則四四有乾之象三揲而皆偶則八八
有坤之象三揲而得兩偶一奇則四八八有艮之象

八四八有坎之象八八四有震之象三揲而得兩奇
一偶則八四四有兌之象四八四有離之象四四八
有巽之象故三奇爲老陽三隅爲老陰兩偶一奇爲
少陽兩奇一偶爲少陰老陰老陽變少陰少陽不變
分掛揲歸奇是四節故曰四營而成易卦有六爻每
爻三揲三六十八故曰十有八變而成卦右揲著說

右門人周清叟廉夫所錄

先生語伯敏云近日向學者多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夫人勇於爲學豈不可喜然此道本日用常行近日
學者却把作一事張大虛聲名過於實起人不平之

心是以爲道學之說者必爲人深排力詆此風一長
豈不可懼

某之取人喜其忠信誠慤言似不能出口者談論風
生他人所取者某深惡之

因論補試得失先生云今之人易爲利害所動只爲
利害之心重且如應舉視得失爲分定者能幾人往
往得之則喜失之則悲惟曹立之萬正淳鄭學古庶
幾可不爲利害所動故學者須當有所立免得臨時
爲利害所動朱季繹云如敬肆義利之說乃學者持
已處事所不可無者先生云不曾行得說這般閑言

長語則甚如此不已恐將來客勝主以辭爲勝然使至此非學者之過乃師承之過也朱云近日異端邪說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如何朱云如禪家之學人皆以爲不可無者又以謂形而上者所以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吾友且道甚底是本又害了吾友甚底來自不知已之害又烏知人之害包顯道常云人皆謂禪是人不可無者今吾友又云害道兩箇却好縛作一束今之所以害道者却是這閑言語曹立之天資甚高因讀書用心之過成疾其後疾與學相爲消長初來見某時亦是有許多閑言語某與之蕩

滌則胸中快活明白病亦隨滅迨一聞人言語又復昏蔽所以昏蔽者緣與某相聚日淺然其人能自知每昏蔽則復相過某又與之蕩滌其心下又復明白與講解隨聽即解某問比或有疑否立之云無疑每常自讀書亦見得到這般田地只是不能無疑徃徃自變其說某云讀書不可曉處何須苦思力索如立之天資思之至固有一箇安排處但恐心下昏蔽不得其正不若且放下時復涵泳似不去理會而理會所謂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趣之若江海之寢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

如此相聚一兩旬而歸其病頓減其後因秋試聞人
閑言語又復昏惑又適有告之以某乃釋氏之學渠
平生惡釋老如仇讐於是盡叛某之說却湊合得元
晦說話後不相見以至於死因問伯敏云曾聞此等
語否伯敏云未也先生語朱云他却未有許多閑言
語且莫要壞了李敏求且聽某與他說大凡爲學湏
要有所立語云已欲立而立人卓然不爲流俗所移
乃爲有立湏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是甚底爲復是
要做人否理會得這箇明白然後方可謂之學問故
孟子云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如博學審問明

辯謹思篤行亦謂此也此湏是有志方可孔子曰吾
十有五而志于學是這箇志伯敏云伯敏於此心能
剛制其非只是持之不乂耳先生云只剛制於外而
不內思其本涵養之功不至若得心下明白正當何
湏剛制且如在此說話使忽有美色在前老兄必無
悅色之心若心常似如今何湏剛制

先生語繆文子云近日學者無師法往往被邪說所
惑異端能惑人自吾儒敗績故能入使在唐虞之時
道在天下愚夫愚婦亦皆有渾厚氣象是時便使活
佛活老子莊列出來也開口不得惟陋儒不能行道

如人家子孫敗壞父祖家風故釋老却倒來點檢你如莊子云以智治國國之賊惟是陋儒不能行所無事故被他如此說若知者行其所無事如何是國之賊今之攻異端者但以其名攻之初不知自家自被他點檢在他下面如何得他服你須是先理會了我底是得有以使之服方可

學者先須不可陷溺其心又不當以學問誇人誇人者必為人所攻只當如常人見人不是必推惻隱之心委曲勸諭之不可則止若說道我底學問如此你底不是必為人所攻兼且所謂學問者自承當不住

某見幾箇自主張學問某問他你了得也未他心下不穩如此則是學亂說實無所知如此之人謂之痼疾不可治寧是縱情肆欲之人猶容易與他說話最是學一副亂說底沒柰他何此只有兩路利欲道義不之此則之彼

人須是閑時大綱思量宇宙之間如此廣闊吾身立於其中須大做一箇人文子云某嘗思量我是一箇人豈可不為人却為草木禽獸先生云如此便又細了只要大綱思且如天命之謂性天之所以命我者不殊乎天須是放教規模廣大若尋常思量得臨事

時自省力不到得被陷溺了文子云某始初來見先生若發蒙然再見先生覺心下快活凡事亦自持只恐到昏時自理會不得先生云見得明時何持之有人之於耳要聽即聽不要聽則否於目亦然何獨於心而不由我乎

先生語伯敏云人惟患無志有志無有不成者然資稟厚者必竟有志吾友每聽某之言如何伯敏曰每聞先生之言茫然不知所入幼者聽而弗問又不敢躡等先生云若果有志且須分別勢利道義兩途某之所言皆吾友所固有且如聖賢垂教亦是人固有

豈是外面把一件物事來贈吾友但能悉爲發明天之所以予我者如此其厚如此其貴不失其所以爲人者耳伯敏問云日用常行去甚處下工夫先生云能知天之所以予我者至貴至厚自然遠非僻惟正是守且要知我之所固有者伯敏云非僻未嘗敢爲先生云不過是硬制在這裏其間有不可制者如此將來亦費力所以要得知天之予我者看吾友似可進緣未曾被人閑言語所惑從頭理會故易入蓋先入者爲主如一器皿虛則能受物若垢汙先入後雖欲加以好水亦費力如季繹之學駁雜自主張學問

却無柰何

伯敏問云以今年校之去年殊無寸進先生云如何要長進若當爲者有時而不能爲不當爲者有時乎爲之這箇却是不長進不恁地理會泛然求長進不過欲以已先人此是勝心伯敏云無箇下手處先生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是下手處伯敏云如何樣格物先生云研究物理伯敏云天下萬物不勝其繁如何盡

研究得先生云萬物皆備於我只要明理然理不解自明湏是隆師親友伯敏云此間賴有季繹時相勉勵先生云季繹與顯道一般所至皆勉勵人但無根者多其意似欲私立門戶其學爲外不爲已世之人所以攻道學者亦未可全責他蓋自家驕其聲色立門戶與之爲敵嘵嘵勝口實有所未孚自然起人不平之心某平日未嘗爲流俗所攻攻者却是讀語錄精義者程士南最攻道學人或語之以某程云道學如陸某無可攻者又如學中諸公義均骨肉蓋某初無勝心日用常行自有使他一箇敬信處某舊日伊

洛文字不曾看近日方看見其間多有不是今人讀書平易處不理會有可以起人羨慕者則着力研究古先聖人何嘗有起人羨慕者只是此道不行見有奇特處便生羨慕自周末文弊便有此風如唐虞之時人人如此又何羨慕所以莊周云臧與穀共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曰博塞以遊問穀奚事曰挾策讀書其爲亡羊一也某讀書只看古註聖人之言自明白且如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是分明說與你入便孝出便弟何須得傳註學者疲精神於此是以檐子越重到某這裏只是與他減檐只此便是格物伯

敏云每讀書始者心甚專三五遍後徃徃心不在此知其如此必欲使心在書上則又別生一心卒之方寸擾擾先生云此是聽某言不入若聽得入自無此患某之言打做一處吾友二三其心了如今讀書且平平讀未曉處且放過不必太殫

繆文子資質亦費力慕外尤殫每見他退去一似不能脫羅網者天之所以予我者至大至剛至直至平至公如此私小做甚底人須是放教此心公平正直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某今日作包顯道書云古人之學不求聲

名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今人之學正坐反此耳

讀介甫書見其凡事歸之法度此是介甫敗壞天下處堯舜三代雖有法度亦何嘗專恃此又未知戶馬青苗等法果合堯舜三代否當時闢介甫者無一人就介甫法度中言其失但云喜人同己祖宗之法不可變夫堯之法舜嘗變之舜之法禹嘗變之祖宗法自有當變者使其所變果善何嫌於同古者道德一風俗同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同古者適所以爲美惜乎無以此闢之但云祖宗法不可變介甫才高如何

便伏惟韓魏公論青苗法云將欲利民反以害民甚切當或言介甫不當言利夫周官一書理財者居半冢宰制國用理財正辭古人何嘗不理會利但恐三司等事非古人所謂利耳不論此而以言利遏之彼豈無辭所以率至於無柰他何處或問介甫比商鞅何如先生云商鞅是脚踏實地他亦不問王霸只要事成却是先定規模介甫慕堯舜三代之名不曾踏得實處故所成就者王不成霸不就本原皆因不能格物模索形似便以爲堯舜三代如此而已所以學者先要窮理

後生自立最難一人力抵當流俗不去須是高着眼
看破流俗方可要之此豈小廉曲謹所能爲哉必也
豪傑之士胡丈因舉晦翁語云豪傑而不聖人者有
之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先生云是

問作文法先生云讀漢史韓柳歐蘇尹師魯李淇水
文不誤後生惟讀書一路所謂讀書須當明物理揣
事情論事勢且如讀史須看他所以成所以敗所以
是所以非處優游涵泳又自得力若如此讀得三五
卷勝看三萬卷

問伯敏云作文如何伯敏云近日讀得原道等書猶

未成誦但茫然無入處先生云左傳深於韓柳未易
入且讀蘓文可也此外別有進否吾友之志要如何
伯敏云所望成人目今未嘗敢廢防閑先生云如何
樣防閑伯敏云爲其所當爲先生云雖聖人不過如
是但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却無向來疊疊之意不是
懈怠便是被異說壞了夫人學問當有日新之功死
却便不是邵堯夫詩云當鍛鍊時分勁挺到磨礪處
發光輝磨礪鍛鍊方得此理明如川之增如木之茂
自然日進無已今吾友死守定如何會爲所當爲博
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博學在先力行在後吾友學

未博焉知所行者是當爲是不當爲防閑古人亦有之但他底防閑與吾友別吾友是硬把捉告子硬把捉直到不動心處豈非難事只是依舊不是某平日與兄說話從天而下從肝肺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何常硬把捉吾兄中間亦云有快活時如今何故如此伯敏云固有適意時亦知自家固有根本元不待把捉只是不能又防閑稍寬便爲物欲所害先生云此則罪在不常又上却如何硬把捉種種費力便是有時得意亦是偶然伯敏云却常思量不把捉無下手處先生云何不早問只此一事是當爲不當爲

當爲底一件大事不肯做更說甚底某平日與老兄說底話想都忘了伯敏云先生常語以求放心立志皆歷歷可記先生云如今正是放其心而不知求也若果能立如何到這般田地伯敏云如何立先生云立是你立却問我如何立若立得住何須把捉吾友分明是先曾知此理來後更異端壞了異端非佛老之謂異乎此理如季繹之徒便是異端孔門惟顏曾傳道他未有聞蓋顏曾從裏面出來他人外面入去今所傳者乃子夏子張之徒外入之學曾子所傳至孟子不復傳矣吾友却不理會根本只理會文字實

大聲宏若根本壯怕不會做文字今吾友文字自文字學問自學問若此不已豈止兩段將百碎問近日日用常行覺精健否曾中快活否伯敏云近日別事不啻只理會我亦有適意時先生云此便是學問根源也若能無懈怠暗室屋漏亦如此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何患不成故云君子以自昭明德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在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古之學者爲己所以自昭其明德己之德己明然後推其明以及天下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在我者既盡亦自不能掩今之學者只用心於枝葉

不求實處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心只是一箇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如此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爲學只是理會此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何嘗騰口說伯敏云如何是盡心性才心情如何分別先生云如吾友此言又是枝葉雖然此非吾友之過蓋舉世之弊今之學者讀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且如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伯敏云莫是同出而異名否先生曰不須得說說着便不是將來只是騰口說

爲人不爲己若理會得自家實處他日自明若必欲說時則在天者爲性在人者爲心此蓋隨吾友而言其實不須如此只是要盡去爲心之累者如吾友適意時即今便是牛山之木一段血脉只在仁義上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此豈人之情也哉是偶然說及初不須分別所以令吾友讀此者蓋欲吾友知斧斤之害其材有以警戒其心日夜之所息息者歇也又曰生息蓋人之良心爲斧斤所害夜間方得歇息若夜間得息時則平旦好惡與常人甚相遠惟旦晝所爲桎梏不止到後來夜間亦不能得息

夢寐顛倒思慮紛亂以致淪爲禽獸人見其如此以爲未嘗有才焉此豈人之情也哉只與理會實處就心上理會俗諺云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又曰獅子咬人狂狗逐塊以土打獅子便徑來咬人若打狗狗狂只去理會土聖賢急於教人故以情以性以心以才說與人如何泥得若老兄與別人說定是說如何樣是心如何樣是性情與才如此分明說得好剗地不干我事須是血脉骨髓理會實處始得凡讀書皆如此又問養氣一段先生云此尤當求血脉只要理會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當吾友適意時別事不理會時

便是浩然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蓋孟子當時與告子說告子之意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外面硬把捉的要之亦是孔門別派將來也會成只是終不自然孟子出於子思則是涵養成就者故曰是集義所生者集義只是積善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若行事不當於心如何得浩然此言皆所以闢告子又問養勇異同先生云此只是比並北宮用心在外正如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施舍用心在內正如孟子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而施舍又似曾子北宮又似子夏謂之似者蓋

用心內外相似非真可及也孟子之言大抵皆因當時之人處已太卑而視聖人太高不惟處已太卑而亦以此處人如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之語可見不知天之予我者其初未嘗不同如未嘗有才焉之類皆以謂才乃聖賢所有我之所無不敢承當着故孟子說此乃人人都有自爲斧斤所害所以淪胥爲禽獸若能涵養此心便是聖賢讀孟子須當理會他所以立言之意血脉不明沉溺章句何益

伯敏嘗有詩云紛紛枝葉謾推尋到底根株只此心莫笑無弦陶靖節箇中三嘆有遺音先生首肯之呈

所編語錄先生云編得也是但言語微有病不可以示人自存之可也兼一時說話有不必錄者蓋急於曉人或未能一一無病時朱季繹楊子直程敦蒙先在坐先生問子直學問何所據云信聖人之言先生云且如一部禮記凡子曰皆聖人言也子直將盡信乎抑其間有揀擇子直無語先生云若使其都信如何都信得若使其揀擇却非信聖人之言也人謂某不教人讀書如敏求前日來問某下手處某教他讀旅獒太甲告子牛山之木以下何嘗不讀書來只是比他人讀得別些子

右門人李伯敏敏求所錄

學者須是弘毅小家相底得人憎小者他起你亦起他看你亦看安得寬弘沉靜者一切包容因論爭名之流皆不濟事

因論傅聖謨無志甘與草木俱腐曰他甘得如此你還能否因言居士極不喜狂者云最敗風俗只喜狷者故自號又次居士先生云此言亦有味

因論子才不才事曰居移氣養移體今之學者出世俗籠絡亦不得况能居天下之廣居

尋常懈怠起時或讀書史或誦詩歌或理會一事或



整肅几案筆硯借此以助精彩然此是憑物須要識破因問去懈怠曰要須知道不可須臾離乃可

此是大丈夫事么麼小家相者不足以承當

問楊云多時有退步之說不知曾果退否若不退絲毫許牽得住前輩大量的人看有甚大小大事他見如不見聞如不聞今人略有些氣燄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若某則不識一箇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箇人

諸處論學者次第只是責人不能行去

老夫無所能只是識病

天民如伊尹之類

問作書攻王順伯也不是言釋也不是言儒惟理是從否曰然

楊敬仲不可說他有禪只是尚有氣習未盡

因說薛象先不可令於外面觀人能知其底裏了外面畧可觀驗

唐虞之間不如洙泗此語不是

輪對第一劄讀太宗起頭處上曰君臣之間須當如此答陛下云云天下幸甚讀不存形迹處上曰賴得有所悔連說不患無過貴改過之意甚多答此爲堯

爲舜禹湯爲文武血脉骨髓仰見聖學讀入本日
處先乞奏云臣愚蠢如此便讀疆土未復生聚教訓
處上曰此有時辭色甚壯答如十年生聚十年教訓
此有甚時今日天下貧甚州貧縣貧民貧其說甚詳
上無說讀第二劄論道上曰自秦漢而下無人主知
道甚有自負之意其說甚多說禪答臣不敢奉詔臣
之道不知此生聚教訓處便是道讀第三劄論知人
上曰人才用後見答要見之於前意思其上又曰
人才用後見後又說此中有人云云答天下未知云
云天下無人才執政大臣未稱陛下使令上默然讀

第四劄上贊歎甚多第五劄所陳甚多下殿五六步
上曰朕不在詳處做工夫只在要處秉笏立聽不容
更轉對後王謙仲云渠每常轉對恐小官不比渠侍
從也

事有難易定夫初來恐難說話後却聽得入覺得顯
道昆仲說話難予力辯之先生曰顯道隱藏在然予
於此一路亦時起疑以爲人在一處理在一處後又
解云只是未相合然終是疑纔聞先生說即悟得大
意曰道遍滿天下無此小空闕四端萬善皆天之所
予不勞人粧點但是人自有病與他間隔了又云只

一此子重便是病又云只一此輕亦是病予於此深
有省

見道後須見得前時小陋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說得
道字好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其道如此須是暴慢
自遠鄙倍自遠

人之所以病道者一資稟二漸習

道大人自小之道公人自私之道廣人自狹之

予因說道難學今人纔來理會此便是也不是何故
以其便以此在胸中作病了予却能知得這此子見
識議論作病亦能自說先生曰又添得一場閑說話

一實了萬虛皆碎

尚追惟論量前此所見便是此見未去

予舉荀子解蔽遠爲蔽近爲蔽輕爲蔽重爲蔽之類
說好先生曰是好只是他無主人有主人時近亦不
蔽遠亦不蔽輕重皆然

其他體盡有形惟心無形然何故能攝制人如此之
甚

若是聖人亦逞一些子精彩不得

平生所說未嘗有一說

廓然昭然坦然廣居正位大道安宅正路是其次第

却反曠而弗居舍而弗由哀哉

舊罪不妨誅責愈見得不好新得不妨發揚愈見得牢固

因說定夫舊習未易消若一處消了百處盡可消予謂晦庵逐事爲他消不得先生曰不可將此相比他是添

大世界不享却要占箇小蹊小徑子大人不做却要爲小兒態可惜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戰戰兢兢那有閑管時候

典常也憲法也皆天也

要常踐道踐道則精明一不踐道便不精明便失枝落節

如何容人力做樂循理謂之君子

小心翼翼心小而道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也

吾有知乎哉晦庵言謙辭又來這裏做箇道理

今一切去了許多繆妄勞攘磨礱去圭角寢潤著光精與天地合其德云云豈不樂哉

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存養是主人檢斂是奴僕家兄所聞考

如今人只是去此子凡情不得相識還如不相識云

云始是道人心

詳道書好文字亦好紳人專不中不遠

汲黯秉彜厚黃老學不能汨

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間須是做得人方不枉

道大豈是淺丈夫所能勝任敏道言資稟因舉君子

不謂命也一段

今且未須去理會其他且分別小大輕重

行狀貶剝贊歎人須要有道班固不如馬遷

人爲學甚難天覆地載春生夏長秋斂冬肅俱此理

人居其間要靈識此理如何解得

人不辨箇小大輕重無鑒識此小事便引得動心至

於天來大事却放下着

不愛教小人以藝常教君子以藝蓋君子得之不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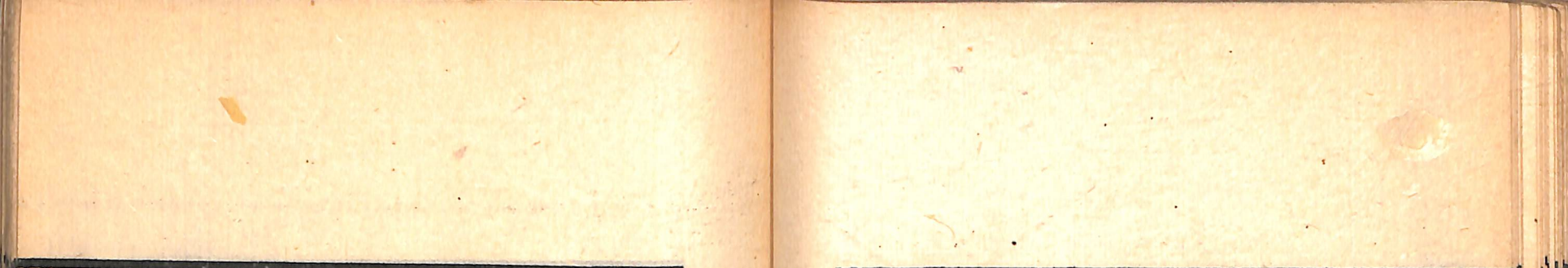
爲驕不得不以爲歎小人得以爲吝敗常亂教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今千百年無一人有志也是怪

他不得志箇甚底須是有智識然後有志願

人要有大志常人汨沒於聲色富貴間良心善性都

蒙蔽了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須先有智識始得



有一段血氣便有一段精神有此精神却不能相反以害之非是精神能害之但以此精神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

見一文字未可輕易問是如何何患不曉

守規矩孜孜持守規行矩步不妄言語

鐵劔利則倡優拙

有理會不得處沉思痛省一時間如此後來思得明時便有亨泰處

今人欠箇精專不得

人精神千種萬般夫道一而已矣

有懶病也是其道有以致之我治其大而不治其小一正則百正恰如坐得不是我不責他坐得不是便是心不在道若心在道時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豈解坐得不是只在勤與惰爲與不爲之間人之資質不同有沉滯者有輕揚者古人有常弦之義固當自覺不待人言但有恣縱而不能自克者有能自克而用功不深者

人當先理會所以爲人深思痛省枉自汨沒虛過日月朋友講學未說到這裏若不知人之所以爲人而與之講學遺其大而言其細便是放飯流歎而問無

齒決若能知其大雖輕自然反輕歸厚因舉一人恣情縱欲一知尊德樂道便明潔白直

商君所說帝王皆是破說

因循亦好因其事循其理

見理未明寧是放過去不要起爐作竈

正言正論要使長明於天下

古之君子知固貴於博然知盡天下事只是此理所以博覽者但是貴精熟知與不知元無加損於此理若以不知爲慊便是鄙陋以不知爲歉則以知爲泰今日之歉乃他日之泰

君子雖多聞博識不以此自負

要當軒昂奮發莫恁他沉埋在卑陋凡下處

此理在宇宙間何常有所礙是你自沉埋自蒙蔽陰陰地在箇陷穽中更不知所謂高遠底要決裂破陷穽窺測破箇羅網

誅鋤蕩滌慨然興發

激厲奮迅決破羅網焚燒荆棘蕩夷汙澤

世不辨箇小大輕重既是埋沒在小處於大處如何理會得

志於聲色利達者固是小勤摸人言語的與他一般

象山全集卷三十五
是

若能自立後論汲黯便是如此論論董仲舒便是如此論

自得自成自道不倚師友載籍

理只在眼前只是被人自蔽了因一向悞證他日逐只是教他做工夫云不得只如此見在無事須是事物物不放過磨攷其理且天下事事物物只有一理無有二理須要到其至一處

傳聖謨說一人啓事有云見室而高下異共天而寒暑殊先生稱意思好聖謨言文字體面大不小家先

生云某只是見此好聖謨有許多說話

問子路死之非只合責當時不合事輒曰此是去冊子上看得來底亂道之書成屋今都滯在其間後云子路死是甚次第

你旣亂道了如何更爲你解說泥裏洗土塊須是江漢以濯之

居移氣養移體今其氣一切不好云云

這裏是刁鋸鼎鑊底學問

人須是力量寬洪作主宰

習氣

識見凡下

奔名逐利

造次

畫歡

樂在其中

詠歸

履水

問顏魯公又不曾學如何死節如此好曰便是今人將學將道看得太過了人皆有秉彝

包犧氏至黃帝方有人文以至堯舜三代今自秦一切壞了至今吾輩盍當整理

先生與李尉曼卿言今人多被科舉之習壞又舉與湯監言風俗成敗係君子小人窮達亦係幸不幸皆天也然亦由在上之人

人無不知愛親敬兄及爲利欲所昏便不然欲發明其事止就彼利欲昏處指出便愛敬自在此是唐虞

三代實學與後世異處在此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內時當惻隱即惻隱當羞惡即羞惡誰欺得你誰瞞得你見得端的後常涵養是其次第

勿無事生事

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至哉真聖人學也

把捉二字不佳不如說固執

克已三年克之顏子又不是如今人之病要克只是一些子未釋然處

象山全集卷三十五
要知尊德樂道若某不知尊德樂道亦被驅將去
諸子百家說得世人之病好只是他立處未是佛老
亦然

邑中講說聞者無不感發獨朱益伯鵲突來問答曰
益伯過求以利心聽故所求在新奇玄妙

積思勉之功舊習自除

擇善固執人舊習多少如何不固執得

知非則本心即復

人心只愛去泊着事教他棄事時如鵲孫失了樹更
無住處

既知自立此心無事時須要涵養不可便去理會事
如子路使子羔爲費宰聖人謂賊夫人之子學而優
則仕蓋未可也初學者能完聚得幾多精神纔一霍
便散了某平日如何樣完養故有許多精神難散

予因隨衆略說此子閑話先生少頃曰顯道今知非
否某答曰略知先生曰須要深知略知不得顯道每
常愛說閑話

學者要知所好此道甚淡人多不知好之只愛事骨
董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朋友之相資須助其知所好
者若引其逐外即非也

人皆可以爲堯舜此性此道與堯舜元不異若其才則有不同學者當量力度德

初教董元息自立收拾精神不得閑說話漸漸好後被教授教解論語却反壞了

人不肯心閑無事居天下之廣居須要去逐外着一事印一說方有精神

惟精惟一須要如此涵養

無事時不可忘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老子爲學爲道之說非是如某說只云著是而去非捨邪而適正

有道無道之人有才無才與才之高下爲道之幸不幸皆天也

我無事時只似一箇全無知無能底人及事至方出來又却似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之人

朱濟道說前尚勇決無遲疑做得事後因見先生了

臨事即疑恐不是做事不得今日中只管悔過懲艾

皆無好處先生曰請尊兄即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

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於我有何欠闕當惻隱時

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寬裕溫柔時自然

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時自然發強剛毅

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如濟道是爲善所害

心不可汨一事只自立心人心本來無事胡亂被事
物牽將去若是有精神即時便出便好若一向去便
壞了

人不肯只如此須要有箇說話今時朋友盡須要箇
說話去講

後生有甚事但遇讀書不曉便問遇事物理會不得
時便問并與人商量其他有甚事

自家表裏內外如一

因說金谿蘓知縣資質好亦甚知尊敬然只是與他
說得大綱話大緊要處說不得何故蓋爲他三四十
年父兄師友之教履歷之事幾多今胷中自有主張
了如何掇動得他須是一切掇動剗除了方得如格
君亦須如此然如吏部格法如何動得他

朱濟道說臨川從學之盛亦可喜先生曰某豈不愛
人人能自立人人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立
乎其大者而小者弗能奪然豈能保任得朝日許多
人在此相處一日新教授堂試許多人皆往只是被
勢驅得如此若如今去了科舉用鄉舉里選法便不

如此如某却愛人試也好不試也好得也好不得也好今如何得人盡如此某所以憂之過於濟道所憫小民被官吏苦者以彼所病者在形某之所憂人之所病者在心

與濟道言風俗驅人之甚如人心不明如何作得主宰吾人正當障百川而東之

先生曰某閑說話皆有落着處若無謂閑說話是謂不敬

某與濟道同事濟道亦有不喜某處以某見衆人說好某說不好衆人說不好某解取之

某與人理會事便是格君心之非事

舉徐子宜云與晦庵月餘說話都不討落着與先生說話一句即討落着

說濟道滯形泥迹不能識人被人瞞

濟道問智者術之原是否曰不是伏羲畫卦文王重之孔子繫之天下之理無一違者聖人無不照燭此智也豈是術因說舊曾與一人處事後皆效彼云察見淵魚不祥如何曰我這裏制於未亂保於未危反禍爲福而彼爲之者不知如何爲不祥

因舉許昌朝集朱呂學規在金谿教學一冊月令人

一觀固好然亦未是某平時未嘗立學規但常就本
上理會有本自然有末若全去末上理會非惟無益
今既於本上有所知可略略地順風吹火隨時建立
但莫去起爐作竈
做得工夫實則所說即實事不話閑話所指人病即
實病因舉午間一人問虜使善兩國講和先生因贊
歎不用兵全得幾多生靈是好然吾人皆士人曾讀
春秋知中國夷狄之辨二聖之讐豈可不復所欲有
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今吾人高居無事優游以食
亦可爲耻乃懷安非懷義也此皆是實理實說

事外無道道外無事臯陶求禹言禹只舉治水所行
之事外此無事禹優入聖域不是不能言然須以歸
之臯陶如疑知人之類必假臯陶言之

顯仲問云某何故多昏先生曰人氣稟清濁不同只
自完養不逐物即隨清明纔一逐物便昏眩了顯仲
好懸斷都是妄意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得一番
即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剝落得
淨盡方是

人心有消殺不得處便是私意便去引文牽義牽枝
引蔓牽今引古爲證爲靠

既無病時好讀書但莫去引起來

慥姪問乍寬乍緊乍明乍昏如何曰不要緊但莫懈怠緊便不是寬便是昏便不是明便是今日十件昏明日九件後日又只八件便是進

語顯仲云風恬浪靜中滋味深長人資性長短雖不同然同進一步則皆失同退一步則皆得問傅季魯如何而通如何而塞因曰某明時直是明只是懈怠時即塞若長鞭策不懈怠豈解有塞然某纔遇塞時即不少安即求出若更藉朋友切磋求出亦鈍甚矣所以淹没人只翹說閑話之類亦能淹人某適被顯

仲說閑話某亦隨流不長進亦甚然通時說事亦通塞時皆塞

寫字湏一點是一點一畫是一畫不可苟

疑鷄終日縈縈無超然之意湏是一刀兩斷何故縈縈如此縈縈底討箇甚麼

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

般人

今有難說處不近前來底又有病近前來底又有病世俗情慾底人病却不妨只指教他去彼就此最是於道理中鶻突不分明人難理會某平生怕此等人世俗之過却不怕

舊橫截人太甚如截周成之後當不得無成今皆不
然以次第進之有大力量者然後足以當其橫截即
有出路

教小兒須發其自重之意

予問能辨朱事曰如何辨予曰不得受用曰如此說
便不得彼亦可受用只是信此心未及又曰只今明
白時便不須更推如何如何又曰凡事只過了更不
須滯滯泥泥子淵却不如此過了便了無凝滯
區處得多少事并應對人手中亦讀得書

問二兄恐不知先生學問旨脉曰固是前日亦嘗與

朱濟道說須是自克却方見得自家舊相信時亦只
是虛信不是實得見

我只是不說一若說一公便愛平常看人說甚事只
是隨他說却只似箇東說西說底人我不說一楊敬
仲說一嘗與敬仲說箴它

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某平生於此有長都不去着
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每理會一事時血脉骨
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却似箇閑閑散散全不
理會事底人不陷事中

詳道如昨日言定夫時宏大磊落常常如此時好但

莫被枝葉累倒了。湏是工夫孜孜不懈，乃得若稍懈，舊習又來。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淡味長有滋味，便是欲人不愛。淡却只愛鬧熱人，湏要用不肯不用，湏要爲不肯不爲。蓋器有大小，有大大器，底人自別。

筭穩底人好，然又無病生病，勇往底人好，然又一槩去了，然勇往底人較好，筭穩底人有難救者。

定夫舉禪說正人說邪說，邪說亦是正，邪人說正說正說亦是邪。先生曰：此邪說也。正則皆正，邪則皆邪。正人豈有邪說，邪人豈有正說，此儒釋之分也。

古人樸實頭明播種者，主播種明樂者，主樂欲學者，却學他然長者爲主，又其爲主者自爲主，其爲副者自爲副，一切皆有一定，不易不爭。

宿無靈骨在師友處有所聞，又不踐履去，是謂無靈骨。又云人皆可以爲堯舜，謂無靈骨，是謂厚誣。後生隨身規矩不可失。

道可謂尊，可謂重，可謂明，可謂高，可謂大人，却不自重。纔有毫髮恣縱，便是私欲，與此全不相似。

法語正如雷陽異語，正如風陰人，能於法語有省時，好於異語有省，未得其正，湏思繹詩雅正，變風便是。

巽意離騷又其次也變風無騷意此又是屈原立此
出於有所礙不得已後世作詩雅不得只學騷

兵書邪說道塞乎天地以正伐邪何用此須別正邪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此理塞宇

宙如何由人杜撰得文王敬忌若不知此敬忌箇甚

麼

見李尉因說大率人多爲舉業所壞渠建寧人尤溺於此取人

當先行義考試當先理致毋以舉業之靡者爲上

大丈夫事豈當兒戲

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脚跟學人言語

四端皆我固有全無增添

說本朝官制蔡元通所論亂道

江泰之問某每懲忿窒慾求其放心然能暫而不能
久請教答曰但懲忿窒慾未是學問事便懲窒得全
無後也未是學學者須是明理須是知學然後說得
懲窒知學後懲窒與常人懲窒不同常人懲窒只是
就事就末

孟子言學問之道求放心是發明當時人當時未有
此說便說得孟子既說了下面更注脚便不得

今上重明節叻明早先生就精舍庭前朱衣象笏向

北四拜歸精舍坐四拜問之答曰必有所尊非有已也太守上任拜廳

學者大率有四樣一雖知學路而恣情縱慾不肯爲一畏其事大且難而不爲一求而不得其路一未知路而自謂能知

學能變化氣質

大人凝然不動不知此小家相

先生云某每見人一見即知其是不是後又疑其恐不然最後終不出初一見

道塞天地人以自私之身與道不相入人能退步自

省自然相入唐虞三代教化行習俗美人無由自私得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今都相背了說不得

高底人不取物下人取物粘於物

資稟好底人闊大不小家相不造作閑引惹他都不起不動自然與道相近資稟好底人須見一面自然識取資稟與道相近資稟不好底人自與道相遠却去鍛煉

東坡論嗣征甚好自五子之歌推來顧命陳設是因成王即位流言所致此召公之非不任道流俗之情

也周之道微此其一也又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
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此
二也

舊嘗通張于湖書於建康誤解了中庸謂魏公能致
廣大而不能盡精微極高明而不能道中庸乃成兩
截去了又嘗作高祖無可無不可論誤解了書謂人
心人僞也道心天理也非是人心只是說大凡人之
心惟微是精微纔粗便不精微謂人慾天理非是人
亦有善有惡天亦有善有惡日月蝕惡星之類豈可以善皆
歸之天惡皆歸之人此說出於樂記此說不是聖人

之言

與小後生說話雖極高極微無不聽得與一輩老成
說便不然以此見道無巧只是那心不平底人揣摩
便失了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
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古人爲學即讀書然後
爲學可見然田地不淨潔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
假寇兵資盜糧

凡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晏然太平殊無一事然
却有說擒搦人不下不能立事却要有理會處其於

顯道恐不能久處此間且令涵養大處如此樣處未
敢發然其皆是逐事逐物攷究練磨積日累月以至
如今不是自會亦不是別有一窠子亦不是等閑理
會一理會便會但是理會與他人別其從來動理會
長兄每四更一點起時只見某在看書或檢書或默
坐常說與子姪以爲勤他人莫及今人却言某懶不
曾去理會好笑

侍登鬼谷山先生行泥塗二三十里云平日極惜精
力不輕用以留有用處所以如今如是健諸人皆困
不堪

觀山云佳處草木皆異無俗物觀此亦可知學

天地人之才等耳人豈可輕人字又豈可輕有中說
無無中說有之類非儒說

因提宮昨晚所論事只是勝心風平浪靜時都不如
此

先生說數說揲着云着法後人皆悞了吾得之矣

一行數妙甚聰明之極吾甚服之却自僧中出僧持

世有曆法八卷

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夫權皆在我若在物即爲物
役矣

舉柳文乎歟邪之類說乎歟是疑又是贊歎不亦說乎是贊歎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歟是贊歎孟子杞柳章一歟一也皆疑

我說一貫彼亦說一貫只是不然天秩天叙天命天討皆是實理彼豈有此

後生全無所知底似全無知一與說却透得爲他中虛無事彼有這般意思底一切被這此子隔了全透不得此虛妄最害人

過不及有兩種人胸中無他只一味懈怠沉埋底人一向昏俗去若起得他却好只是難起此屬不及若

好妄作人一切隔了此校不好此屬過人疑重闊大底好輕薄小相底不好

槐云着意重便驚疑答有所重便不得舉孟子勿忘勿助長

優裕寬平即所存多思慮亦正求索太過即存少思慮亦不正

重滯者難得輕清刊了又重湏是又在師側久久教他輕清去若自重滯如何輕清得人

黃百七哥今甚平夷閑雅無營求無造作甚好其資與其所習似不然今却如此非學力而何

人之精爽負於血氣其發露於五官者安得皆正不得明師良友剝剝如何得去其浮僞而歸於真實又如何得能自省自覺自剝落

數即理也人不明理如何明數

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神著也智卦也此是人一身之著

某自來非由手學自然與一種人氣相忤纔見一造作營求底人便不喜有一種冲然淡然底人便使人喜以至一樣衰底人心亦喜之年來爲不了事底方習得稍不喜見退淡底人只一向起發他

某從來不尚人起爐作竈多尚平

因見衆人所爲亦多因他然亦有心知其爲非不以爲是有二三年不說破者如此不爲則已一爲必中此雖非中然與彼好生事不中底人相去懸絕於事則如此多不爲至於文章必某自爲之文章豈有太過人只是得箇恰好他人未有倫叙便做得好只是偶然又云文章要煅煉

詩小序解詩者所爲天下蕩蕩乃因蕩蕩上帝序此尤謬可見者

魯參高柴漆雕開之徒是不足之好者曾哲是過之

好者師過商不及是過不及之不好者
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學者第一
義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此是第二孔子志學便
是志此然須要有入處周南召南便是入處後生無
志難說此與秦誓其心休休一章相應周南召南好
善不厭關雎鵲巢皆然人無好善之心便皆自私有
好善之心便無私便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今人未必
有他心只是無志便不好善樂正子好善孟子喜而
不寐又不是私於樂正子
因曾見一大鷄凝然自重不與小鷄同因得關雎之意

睢鳩在河之洲幽閑自重以比興君子美人如此
文以理爲主荀子於理有蔽所以文不雅馴
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風是血脉教是條目

夫子曰由知德者鮮矣要知德臯陶言亦行有九德
然後乃言曰載采采事固不可不觀然畢竟是末自
養者亦須養德養人亦然自知者亦須知德知人亦
然不於其德而徒繩檢於其外行與事之間將使人
作僞

韓文有作文蹊徑尚書亦成篇不如此

後生精讀古書文

漢書食貨志後生可先讀又着讀周官考工記又云
後生好看繁辭皆贊歎聖人作易

後生好看子虛上林賦皆以字數多後來好工夫不
及此

文纔上二字一句便要有出處使六經句不謂之偷
使

學者不可翻然即改是私意此不長進

五日畫一水十日畫一松石不如此胡亂做

某觀人不在言行上不在功過上直截是雕出肝

人生天地間如何不植立

窮究磨煉一朝自省

因問黎師侯詩不是理明義精只是揩磨得之所以
不能言與人曰此便是平生愛圖度樣子只是他不
能言你又豈知得他是如此

定夫挾一物不放胡做

荆公求必他人不必求

佛老高一世人只是道偏不是

周康叔來問學先生曰公且說扶渡子訟事來曾充
之來問學先生曰公且說為誰打關節來只此學
又無事尚解忘今當機對境乃不能明

小人儒爲善之小人士誠小人哉

謹致念大凡多隨資稟一致思便能出
因說詳道舊問云心都起了不知如何在求道德成
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今人之性命只
在事藝末上彭世昌云只是不識輕重大小先生笑
曰打入廖家牛隊裏去了因吳顯道與諸公說楓
禪家話頭不說破之類後世之謬

繼之者善也謂一陰一陽相繼

精讀書著精采警語處凡事皆然

某今亦教人做時文亦教人去試亦愛好人發解之

類要曉此意是爲公不是私

凡事只看其理如何不要看其人是誰

說晦翁云莫教心病最難醫

內無所累外無所累自然自在纔有一些子意便沉

重了徹骨徹髓見得超然於一身自然輕清自

大凡文字才高超然底多須要逐字逐句檢點他才

穩文整底議論見識低却以古人高文拔之

本分事熟後日用中事全不離此後生只管令就本

分事用工猶自救不暇難難教他只就本分事便就

日用中事又一切忘了本分事難難精神全要在內

山金集卷三十五
四十一
不要在外若在外一生無是處但如獎一小人亦不可謂今要將些子意思獎他怒一小人亦不可謂今要將些子意思怒他都無事此只要當獎即獎當怒即怒吾亦不自知若有意爲之便是私感畏人都不得

我這裏有扶持有保養有摧抑有擯挫

韓文章多見於墓誌祭文洞庭汗漫粘天無壁柳祭

呂化光文章妙

古人精神不閑用不做則已一做便不徒然所以做得事成須要一切蕩滌莫留一些方得

某平生有一節過人他人要會某不會他人要做某不做

莫厭辛苦此學脉也

不是見理明信得及便安不得

因陰晴不常言人之開塞若無事時有塞亦未害忽有故而塞須理會方得

不可戲謔不可作鄉談人欲起不肖破敗意必先借此二者發之某七八歲時常得鄉譽只是莊敬自持心不愛戲故小年時皆無侶輩不破指爪長後年十五六覺與人無徒遂稍放開及讀三國六朝史見夷

狄亂華乃一切剪了指爪學弓馬然胸中與人異未嘗失了後見人收拾者又一切古執去了又不免教他稍放開此處難不收拾又不得收拾又執這般要處要人自理會得

截然無議論詞說蹊徑一說又一就說節不是此事極分明若遲疑則猶未

大凡文字寧得人惡得人怒不可得人羞得人耻與晦菴書不是湏是直湊

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只就近易處着着就實無尚虛見無貪高務遠

隨身規矩是後生切要莫看先生長者他老練但只他人看你莫看他人笑你莫笑所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管仲學老子亦然

老衰而後佛入

不專論事論末專就心上說

論嚴泰伯云只是一箇好勝見一好事做近前便做得亦不是事好心却不好

老氏見周衰名勝故專攻此處而申其說亡羊也

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

指顯仲刺語多曰須斬釘截鐵

因看諸人下象棋曰凡事不得胡亂輕易了又不得與低底下後遇敵手便慣了即敗獅子捉象捉兔皆用全力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莊子勢阻則謀計得則斷先生舊嘗作小經云意似莊子

王遇子合問學問之道何先曰親師友去己之不美也人資質有美惡得師友琢磨知己之不美而改之

子合曰是請益不答先生曰子合要某說性善性惡會此說所以不答

右包揚顯道所錄

阜民癸卯十二月初見先生不能盡記所言大旨云凡欲爲學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爲何事人生天地間爲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爲學學爲人而已非有爲也又云孔門弟子如子夏子游宰我子貢雖不遇聖人亦足號名學者爲萬世師然卒得聖人之傳者柴之愚參之魯蓋病後世學者溺於文義知見繳繞蔽惑愈甚不可入道耳阜民既還邸遂

盡屏諸書及後來疑其不可又問先生曰某何嘗不
教人讀書不知此後煞有甚事

某方侍坐先生遽起某亦起先生曰還用安排否
先生舉公都子問鈞是人也一章云人有五官官有
其職某因思是便收此心然惟有照物而已他日侍
坐無所問先生謂曰學者能常閉目亦佳某因此無
事則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繼日如此者半月一
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竊異之遂見先生
先生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某問先生何以知
之曰占之眸子而已因謂某道果在邇乎某曰然昔

者嘗以南軒張先生所類洙泗言仁書考察之終不
知仁今始解矣先生曰是即知也勇也某因言而通
對曰不惟知勇萬善皆是物也先生曰然更當爲說
存養一節

先生曰讀書不必窮索平易讀之識其可識者又將
自明毋耻不知子亦見今之讀書談經者乎歷叙數
十家之旨而以已見終之開闢反覆自謂究竟精微
然試探其實固未之得也則何益哉

乙巳十二月再入都見先生坐定曰子何以束縛如
此因自吟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

擊豈不快哉既而以所記管窺諸語請益一二日再造先生曰夜來與朋友同看來却不是無根據說得出來自此幸勿輟錄他日亦可自驗

某嘗問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

右門人詹阜民于南所錄

昔者先生來自金邑率僚友講道於白鹿洞發明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之旨且喻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甚中學者之病義利之說一明君子小人相去一間豈不嚴乎苟不切已觀省與

聖賢之書背馳則雖有此文特紙上之陳言耳括蒼高先生有言曰先生之文如黃鍾大呂發達九地真啓洙泗鄒魯之秘其可不傳耶

黃元吉荊州日錄

爲學患無疑疑則有進孔門如子貢即無所疑所以不至於道孔子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子貢曰然往往孔子未然之孔子復有非與之問顏子仰之彌高末由也已其疑非細甚不自安所以其殆庶幾乎

學問須論是非不論效驗如告子先孟子不動心其

效先於孟子然畢竟告子不是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俱是一義皆主不忘而言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之義

人道敏政言果能盡人道則政必敏矣

洪範有猷是知道者有爲是力行者有守是守而不去者曰予攸好德是大有感發者

三德六德九德是通計其德多少三德可以爲大夫六德可以爲諸侯九德可以王天下翕受即是九德咸事敷施乃大施於天下

履德之基是人心貪慾恣縱履卦之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其志既定則各安其分方得尊德樂道謙德之柄謂染習深重則物我之心熾然謙始能受人以虛而有入德之道矣

九疇之數一六在北水得其正三八在東木得其正惟金火易位謂金在火鄉火在金鄉而木生火自三上生至九自二會生於九正得二數故火在南自四至七亦得四數故金在西

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謂一與一爲二二與二爲三一與三爲四一與四爲五一與五爲六五者數之

祖既見五則變矣二與五爲七三與五爲八四與五爲九九復變而爲一卦陰著陽八八六十四七七四十九終萬物始萬物而不與乃是陰事將終陽事復始良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道何嘗有憂既是人則必有憂樂矣精神不運則愚血氣不運則病孟氏沒吾道不得其傳而老氏之學始於周末盛於漢迨晉而衰矣老氏衰而佛氏之學出焉佛氏始於梁達磨盛於唐至今而衰矣有大賢者出吾道其興矣夫獨漢武帝不用黃老於用人尚可與

湯放桀武王伐紂丘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之義孔子作春秋之言亦如此

王沂公曾論丁謂似出私意然志在退小人其昧則正矣迹雖如此於心何媿焉

學問不得其綱則是二君一民等是恭敬若不得其綱則恭敬是君此心是民若得其綱則恭敬者乃保養此心也

著用七七少陽也卦用八八少陰也少陽少陰變而用之

棋所以長吾之精神瑟所以養吾之德性藝即是道

道即是藝豈惟二物於此可見矣

有已則忘理明理則忘已良其背不見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則是任理而不以已與人察也

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是學已到田地自然如此非是欲去明此而察此也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亦然

復小而辨於物小謂心不猶也

在明明德在親民皆主於在止於至善

臯陶謨洪範呂刑乃傳道之書

四岳舉丹朱舉鯀等於知人之明雖有不足畢竟有

德故堯欲遜位之時必首曰汝能庸命遜朕位

臯陶明道故歷述知人之事孟子曰我知言夫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誠則明明則誠此非有次第也其理自如此可欲之謂善知至而意誠亦同有志於道者當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凡動容周旋應事接物讀書考古或動或靜莫不在時此理塞宇宙所謂道外無事事外無道捨此而別有商量別有趨向別有規模別有形迹別有行業別有事功則與道不相干則是異端則是利欲爲之陷溺爲之窳舊說即是邪說見即是邪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散也

釋氏謂此一物非他物故也然與吾儒不同吾儒無不該備無不管攝釋氏了此一身皆無餘事公私義利於此而分矣

繫辭卦有大小陰小陽大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雖詭怪闔闢然實有此理且亦不可惡也

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天下有不可易之理故也吉凶者正勝者也易使人趨吉避凶人之所爲當正而勝凶也

必也使無訟乎至明然後知人情物理使民無訟之義如此

天理人欲之分論極有病自禮記有此言而後人襲之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若是則動亦是靜亦是豈有天理物欲之分若不是則靜亦不是豈有動靜之間哉
磯釣磯也不可磯謂無所措足之地也無所措手足之義

可坐而致也是疑辭與邪字同義

人各有所長就其所長而成就之亦是一事此非拘

儒曲士之所能知惟明道君子無所陷溺者能達此耳

斷之類如學為士者必能作文隨其才雖有工拙然亦各極其至而已

與朋友切磋貴乎中的不貴泛說亦須有手勢必使其人去灾病解大病灑然豁然若沉痾之去體而濯清風也若我泛而言之彼泛而聽之其猶前所謂杜撰名目使之持循是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只緣理明義精所以於天地之間一事一物無不著察仰以觀象於

天及萬物之宜惟聖者然後察之如此其精也

孔門高弟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曾參之外惟南宮适宓子賤漆雕開近之以敏達捷給才智慧巧論之安能望宰我子貢冉有季路子游子夏也哉惟其質實誠樸所以去道不遠如南宮适問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最是朴實孔子不答以其默當於此心可外無言耳所以括出贊之云

語大天下莫能載焉道大無外若能載則有分限矣語小天下莫能破焉一事一物纖悉微末未嘗與道相離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蓋天之不能盡地所

以爲地不能盡天之所職

自形而上者言之謂之道自形而下者言之謂之器

天地亦是器其生覆形載必有理

六十而耳順知見到矣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踐

行到矣顏子未見其止乃未能臻此也

生知蓋謂有生以來渾無陷溺無傷害良知具存非

天降之才爾殊也

漢唐近道者趙充國黃憲楊綰段秀實顏真卿

王肅鄭康成謂論語乃子貢子游所編亦有可攷者

如學而篇子曰次章便載有若一章又子曰而下載

曾子一章皆不名而以子稱之蓋子夏輩平昔所尊

者此二人耳

不踐迹謂已知血脉之人不拘形着迹然亦未造闡

奧樂正子在此地位人能明矣然乍縱乍警驟明忽

暗必至於有諸已然後爲得也

孔子十五而志于學是已知道時矣雖有所知未免

乍出乍入乍明乍晦或警或縱或作或輟至三十而

立則無出入明晦警縱作輟之分矣然於事物之間

未能灼然分明見得至四十始不惑不惑矣未必能

洞然融通乎天理矣然未必純熟至六十而所知已

到七十而所行已到事不師古率由舊章學于古訓
古訓是式所法者皆此理也非徇其跡做其事
博學審問謹思明辯始條理也如金聲而高下隆殺
疾徐疏數自有許多節奏到力行處則無說矣如玉
振然純一而已知至知終皆必由學然後能至之終
之所以孔子學不厭發憤忘食易與天地準至神無
方而易無體皆是贊易之妙用如此一陰一陽之謂
道乃泛言天地萬物皆具此陰陽也繼之者善也乃
獨歸之於人成之者性也又復歸之於天天命之謂
性也

切磋之道有受得盡言者有受不得者彼有顯過大
惡苟非能受盡言之人不必件件指摘他反無咎
王道蕩蕩平平無偏無倚伯夷伊尹柳下惠聖則聖
矣終未底於蕩蕩平平之域

重卦而爲六十四分三才初二地也初地下二地上
三四人也三人下四人上五六天也五天下六天上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先儒謂屯之初九如高貴鄉公得之矣

蒙再三瀆瀆則不告非發之人不以告於蒙者也爲
蒙者未能專意相向乃至再三以相試探如禪家云

盜法之人終不成器一有此意則志不相應是自瀆
亂雖與之言終不通解與不告同也

八卦之中惟乾坤坎離不變倒而觀之亦是此卦外
四卦則不然

學問若有一毫夾帶便屬私小而不正大與道不相
似矣仁之於父子固也然以舜而有瞽叟命安在哉
故舜不委之於命必使底豫允若則有性焉豈不於
此而驗

元吉自謂智昧而心痛先生曰病固在此本是骨凡
學問不實與朋友切磋不能中的每發一論無非泛

說內無益於己外無益於人此皆己之不實不知要
領所在遇一精識便被他的胡言漢語壓倒皆是不實
吾人可不自勉哉

格物者格此者也伏羲仰象俯法亦先於此盡力焉
耳不然所謂格物末而已矣

顏子仰高鑽堅之時乃知枝葉之堅高者也畢竟只
是枝葉學問於大本既正而萬微不可不察
規矩嚴整為助不少

象山集卷之三十五

與劉欽使書 碑不

步外華書問并大本瑪玉希萬湖小下不察

與千州高進學之相以效學之聖高春而羅蔡

其不終做前新時未回也矣

林林古語其時也衣漢以卷湖志我夫外此盡八

吾入何不自感

師也奇也一辭規則如也既言其器聖臣查及不

於內無道其山和地且外入其宮也之不贊不

| |
|------------|
| 第 35346 号 |
| 平成 3.11.22 |
| 聖和學 928 |
| 園短大 2 |
| 圖書館 9 |

香文閣藏

SS 11.8 卷

| | | | |
|---|---|---|---|
| 卷 | 第 | 一 | 冊 |
| 第 | 一 | 冊 | 第 |
| 第 | 一 | 冊 | 第 |

